



《建筑伦理学》，盛可以著，作家出版社，2024年6月

一、基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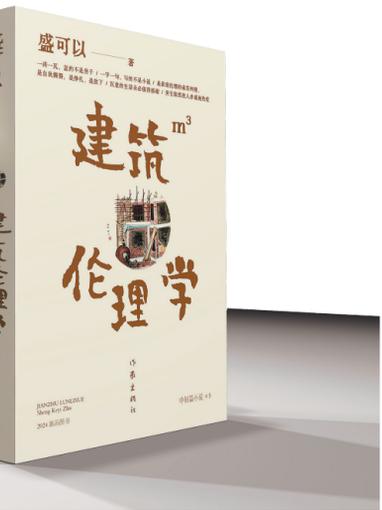
归根结底，坏就坏在她有一颗糍粑心，麻烦都是自己揽过来的。过去几十年，万紫远在千里之外，操心着每一个家族成员的生活与命运，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，现如今又做着一件不自量力的大事：回乡建房。

动念时，她的账户余额只有几千块，在北方置业欠下的房贷与借款尚未还清，但母亲在电话中谈论坏天气，说到雨大屋漏，墙体开裂，天花板像尿了一摊。她的心里酸楚，想起小时候漏雨的房子，雨击打漏器具时发出的贫穷声响仍在耳边回荡，她不假思索地说，要给母亲建新房，好像她钱多得没地方花。

现有的房子是90年代建的，算父亲大权在握时期的产物。长兄万福一家与父母亲各住一层，万紫曾出过一份资助，但没有属于她的房间。在外面漂着，就已经没人把她当作家庭成员了。这是女儿与儿子的区别，这是风俗，她不想承认这里头的冷漠，后来回乡已看不到自己的生活痕迹，床被烧了，书桌被劈了，连放着私人物品的抽屉也被撬开，厕所墙缝里塞着她的日本残页——那时候卫生纸在乡村还没普及，甚至仍有人使用树叶或竹片——这些事，她也早就不计较了。

父亲去世后，万紫努力在母亲身上弥补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遗憾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、娱乐的、保健的，把母亲当孩子宠。每周和母亲通几次话，联系不上就胡思乱想，担心出了什么意外，有时候还弄得兴师动众。母亲的耳背越来越严重，每次通话，万紫总觉得声嘶力竭，后来有了网络视频，看见母亲皆好，万紫只是微笑着听，随便她絮叨什么。

母亲的话题不外乎天气、家禽，以及花花草草，一向是知足常乐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攀比心理。她在电话里说，村里头尽是赚了钱回乡建别墅的，还仔細描述倒卖钢筋的兄弟在河



边修建的联排别墅如何闪闪发光，做槟榔生意的孙老板花园里的环廊八角亭如何威武气派，连承包荒田的那个文盲都盖起了崭新的四合院。在母亲的叙述中，过去那个乏善可陈的乡村，似乎在这几年间已经改头换面，人们生活美好，民宅奢阔，唯独万家的旧楼房还在丢人现眼。

“我们的房子是村里面最差的了。”母亲是这么说的。

万紫是有家族荣誉感的人，这句话极大地刺激了她的虚荣心，加强了建房的念头。房子的功能是居住，是阖家欢乐，是让母亲骄傲、面上有光、家族有脸，一栋漂亮的房子还能告白世人：“我们万家，也是出了能人的。”

退路是不必想了。建筑成本低不了，粗略预算，即便是厚着脸皮延期还朋友的钱，强行算上未来新书版税，用点网络小额贷款，仍有一个不小的资金缺口。打开手机银行，没有意外，账面仍然是一个营养不良的数字，最美的梦想也养不肥它，只有醉酒才能让它在四位数变成八位数。恍惚间，数字和小数点摆臂扭腰，疯疯癫癫跳起了街舞，活像几个不务正业的穷小子。真能人圈养的数字都是会自我繁殖的，细胞裂变似地增殖，自己不过是一个被虚荣心吹起来的“能人”，失败感击中了万紫。

她是四兄妹中排行最小的，上面有两个哥哥、一个姐姐，都是善良厚直之人。他们经济条件并不宽裕，读书少，文化程度低，在城里当保姆，打短工，努力活着，尽所能养家糊口。只有二哥万寿上了大学，结婚生子，工作稳定，可惜人生无常，几年前病魔夺走了他。父亲过于悲伤，紧跟着走了。母亲一个人固执地独居乡下，万紫主动承担了赡养母亲的义务。

万紫个人短暂的婚姻没留下什么，原生家庭始终是她感情的唯一寄托。亲情是一座富矿，同时也是光秃秃的经济荒山，她从没想过去那里挖点什么，但这次开始考虑这种可能性。因为万福的女儿早几年就毕业参加了工作，家中经济条件

《英雄年代》(书摘)

□张卫平

然而得了一场大病，此后就再也没能站起来。林芝美的饮食起居就由进入郭家的俊袅照顾，天气好一些的时候，俊袅也会用手推车推着林芝美在院子里晒晒太阳。因为得了病，林芝美脾气变得特别大，看着什么都不顺眼，随手就会扔掉，有时候也会骂人，骂完人又没来由地哭一顿。俊袅刚来郭家的时候也就十五六岁，根本受不了林芝美乖张的脾气，好几次要跑回磨石村。郭皓轩一方面给俊袅赔不是，一方面又给俊袅增加佣金。俊袅知道家里需要钱，就这样耐着性子在郭家坚持了下来。

郭皓轩在林芝美站不起来后又娶了一房妻子。林芝美也和郭皓轩闹过，郭皓轩索性和二夫人从北院搬到了南院。林芝美后来似乎认了命，不吵也不闹了，她把全部的希望和快乐放在了儿子郭天佑身上。郭天佑比俊袅大不了多少，当时正在北平大学上学，每次回来都会和母亲林芝美待上一段时间。郭天佑长得高大帅气，又对母亲特别孝顺，天气热的时候，就帮着俊袅把林芝美抱到院子里，然后坐在树荫下给林芝美、石俊袅讲述外面的见闻。俊袅不识字，不忙的时候，郭天佑还很认真地教俊袅认字。林芝美坐在一边，那一边两个年轻人靠在柿子树上说着话。现在战争已经爆发，郭天佑很长时间没有音信了，林芝美每天念叨的就是，俊袅——你说天什么时候能回来呢？其实俊袅也不知道郭天佑什么时候能够回来，每次都安慰林芝美说，该回来的时候他就回来啦。林芝美不说话了，仰起头望着院子上空的天，自言自语着，兵荒马乱的——还是回到家里踏实。提到郭天佑，俊袅心里总会咯噔一下，郭天佑俊俏的脸庞也会映入俊袅的眼帘，郭天佑身上的气味也会在俊袅的记忆深处被唤醒。人家是郭家少爷，自己就是一个下人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怎么可能呢！俊袅每每想到这里就会摇摇头，把郭天佑忘在后脑勺。

郭皓轩个子不高，但长得特别敦实。郭皓轩早早上过山西大学堂，因为要接管家族产业，上了一半就退学回来了。尽管郭家的产业在郭皓轩手上了有较大规模的发展，但让郭皓轩一直耿

有所改善，再加上宅基地与旧屋是他们与母亲两家共有，新的建筑将来也是他们的，这时候让他们出点力、担点责任，恐怕也不算过分。

万紫决定与内当家大嫂子阿桂谈谈。

二、结构

阿桂个子很小，蘑菇头，天生苦面相，但是性格乐观随和，年轻时也蹦蹦跳跳。她是那种获得别人旧物便欢喜满足的人，身上穿着东家不要的衣服，家里堆满二手破烂物，总觉得什么都有用得着的时候。论活着的卖力程度，那是没人能与她比的。多少年给别人煮饭扫地带孩子，用粗糙结茧的双手将儿女培养成人，好歹读了些书，入了社会自食其力。

阿桂比万紫大八九岁，嫁过来之前，经常带万紫出去玩，有时也给她买件衣服，赢得了万紫的好感，建立了友情。阿桂总是笑嘻嘻的，心境豁达，什么都不往心里去，她吃苦耐劳的品德也是大家认可的。人们总拿她与万寿的妻子阿桃比较，同样是做儿媳，阿桃的命可是好了一大截，她只管涂脂抹粉，天真俏艳，两条纤细的鸟腿以及芭蕾舞裙般的超短裙，轻快地蹦来蹦去，回来连碗都没洗过一回。

人们说阿桂是万家的福气。万紫在城里有套大房子，平时空着，回来时就召集全家人在这里吃住团聚，总是阿桂买菜做饭，且从不抱怨。那时的贫穷并不影响大家庭延续融洽欢乐的气氛，没有利益冲突，没有口角，一切都是简单的。虽说后来在晚辈教育问题上与阿桂产生龃龉，但从不伤及和睦。万紫孤身一人，所有的爱只能倾注给原生家庭，通过晚辈的事，她才慢慢意识到家庭结构已经变化，原生家庭早已不存在了，他们专注于各自的小家庭，对她的情感比重，和她对他们的情感比重是完全不相等的，她成了他们的一个远亲。

阿桂已经知道建房的事。母亲迫不及待地放飞了万家要建房的重大消息，在村子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人们是疑惑的。万家自从相继折损了老父亲与重将万寿，家族元气大伤，只剩下散兵游勇、残兵弱将，何以能完成建房大业？万家最小的女儿出去几十年了，她靠什么赚了那么多钱？一个在大城市里工作的女人，为什么要回这乡里造房子？她打算回来养老？乡人疑虑重重地关心着后续进展，暗地里打探更多的真相；也有人不屑一顾，等着看一声空响炮之后的笑话。

“怎么要我们出钱呢？”阿桂原以为坐等新房子崛起就行，接起电话时语气是高兴的，听到要她出钱时身上一冷，脸就垮了下来。这太意外了，这是破天荒的，万紫对所有家人一贯慷慨大方，过去那么多年，连拔他们一根寒毛的情况都没有过。阿桂毫不掩饰心中的不满：“你明明知

《建筑伦理学》(书摘)

□盛可以

道我们没能力。”

阿桂的态度变化让万紫吃了一惊。过去这些年，在她面前，阿桂从来不会使用这种直截了当的语气，更未说过任何拂逆的话。她的表现一向是温顺的，虽不至于俯首帖耳，但也是言听计从的。这意味着她承认万紫在家族中的地位与影响，承认万紫的眼界见识，也承认万紫有恩于她。比如阿桂重病，没钱住院，是万紫主动送钱救了她的命；比如为她家争取了一套廉租房，让他们一家四口得以在城里安家；比如多次替她的儿女找工作；比如赞助他们出去旅游，等等，更别说是柴米油盐，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关照。有一回，阿桂说她发现了节约卫生巾的办法，就是上面垫一沓卫生卷纸，这白得得意的生活智慧让万紫感到难过，她立刻上网买了几大箱卫生巾寄给她，那是阿桂直到绝经也不用不完的。万紫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任何东西从来不需要他们开口，只要她耳朵听到的、眼睛看到的、心里想到的，她的糍粑心绝不会错过任何一次同情。

但是，那都是历史。阿桂现在有了自己的主见，她强调：“我们没有你那个能力。”这句话里带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挑衅与嘲讽，接下来又表现出一种卑微与自怜，“凭我们的条件，建房子这样的事，是想都不敢想的。”

“坦白说，我也没这个能力，因此才和你商量。”阿桂的语气让万紫感到不适，她听得出阿桂在女儿万莉莉家，背景有给局长当司机的女婿的声音，他们住在万紫过去的房子里，早些时候因为在北方购房，亲情价卖给了万莉莉，没想到她闪电式相亲怀孕结婚，司机及他那边的家人也住了进来，自此改朝换代。阿桂最引以为豪的，是司机的铁饭碗，以及局长权力投射过来的影响与便利，她多少有点鸡犬升天的心理，人生终于生在女儿这里打了个翻身仗，腰板直了些，说话时不觉显示出魄力与无畏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不过，万紫手中握有阿桂的历史，她有自己的想法，只要阿桂仍然是万氏家族系统的成员，就必须屈服于万紫在家庭中的支柱地位。因为她没有私心，半生都在为家庭奉献，她理当获得尊重。

“乡下的那个房子，连一个我的房间都没有，怎么现在建房，就只该我出钱了呢？你这是什么逻辑？”万紫忍着心中的不快，“你们是最应该出钱的，这也是一种象征。你们是家中长子长媳，爷爷和父亲的丧费，我一人揽了，没让你们出一分钱，母亲是在赡养，我的生活并不比你们轻松。你们有需要，任何时候可以找我这个妹妹，我有困难，就只能求老天开恩。”

“我知道你为家里付出很多……”阿桂不情愿地承认这一点，“我的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！眼看着万固二十六七了，工作不稳定，还没有买房，我们也没退休金，他连相亲都不敢去……”

“如果没有别的债务，我是可以扛下来的。”

万紫不觉同情阿桂描述的现状，侄子万固的青春期在打游戏、借高利贷中挥霍完毕，怎么帮也是烂泥扶不上墙，现在作为一个“无理想、无目标、无热情”的三无人员，打点零工过日子。

万紫心里一闪念，想着自己咬牙全部承担算了。她安慰阿桂：“万固的命运，在他自己手里，你们送到他大学毕业，已经尽了父母的职责。”

“建房子的确是好事，问题是……我们真的没钱，到现在都欠账。”阿桂这辈子最擅长的就是哭穷，她打嫁到万家开始说起，结婚分家亏账，丈夫身体不好，养鸡发了瘟，养猪猪病死，债越积越多。早就想进城打工，婆婆却不肯帮忙带孩子，耽误了赚钱机会。后来总算进了城，挣的也只够崽女读书。刚还清陈年旧账，儿子却借了几万高利贷。自己买社保被骗掉几万。村里的红白喜事一件接一件，多少年来真的没存得住一分钱……

“你就这么去算吧，出资15万，收获一套价值80万，或者100万的房子，稳赚不亏的投资是不是值得努力？”万紫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角度，也算是向阿桂交底。

“万福他倒是很想建新房的，”阿桂似乎有所动摇，她那么精明，当然知道无本生利是最好的，“你知道你大哥那个人，面子浅，从来都不肯去找他那些发迹的同学借钱。我一个女人家，到哪里找这么多钱给你？”

“不是给我，”万紫纠正她，“我不会要你一分钱。是给你们自己建房子。”

“莉莉出嫁，我还找她舅舅借了几万置嫁妆……别的姑娘出嫁，娘家都是几十万几十万地给，我们没能力，觉得真的对不起莉莉……”阿桂竟然哽咽起来，不久便噙泪了，空气穿越稀疏的牙缝发出尖锐的呼啸，“眼下就要做外婆了，不拿出像样的东西来，只怕连莉莉都会被婆家瞧不起了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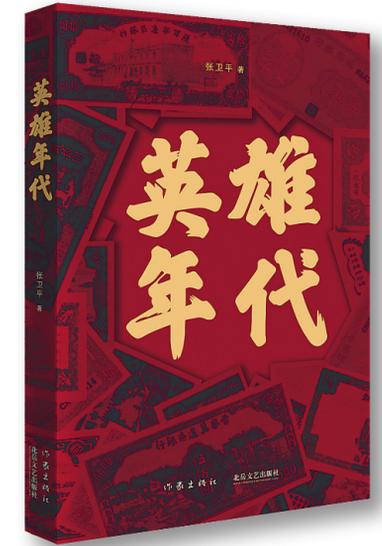
阿桂这番话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，反倒证明了她愿意为儿女砸锅卖铁，对婆婆却一毛不拔的事实。

“安顿母亲是大家的责任，你们一家四口都在工作，也请体谅一下我。”万紫不留余地。

“你知道我不爱撒谎，15万是真的拿出来，就算我厚着脸皮又去向亲戚开口借，顶多凑个八九万。”阿桂说道。

“要不这样，我就给母亲建个小一点的房子，用她的宅基地面积，不占你们的，我也轻松一点，不用背负那么多债务。”万紫不喜欢阿桂的讨价还价。

“你知道，万福他这个人固执，我再和他商量商量。他一个男人家，在这种时候是应该站出来有所担当了。”丈夫儿女都是阿桂的牌，她想打哪张就打哪张，如果都出完了还没赢，就会自找台阶下，“我们会尽力去凑，什么都不比安顿好母亲重要。你放心，我说话算数。”



《英雄年代》，张卫平著，作家出版社、北京文艺出版社，2024年5月

月亮升起来，郭皓轩的南院里摆上了各种水果、点心。石俊袅推着轮椅，把林芝美推到院子里，外面天气冷，俊袅又把一块薄毯子搭在林芝美的腿上。郭皓轩和杜小娟跪在当院，对着升起来的月亮上香、叩头。以前郭皓轩旁边跪着的人是林芝美，现在竟然成了另外一个女人。林芝美前几年前还哭过闹过，现在似乎也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。她看着月亮下的郭皓轩、杜小娟，脸上是一种事不关己的冷漠和淡然。

郭皓轩叩完头拍着手上的土走过来：芝美——你看今晚的月亮。

大风刮了一天，月亮显得又瘦又小。是啊，这是一个团圆的日子，可是小鬼子打过来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小鬼子又会窜到这里。鬼子一来他们就要往山里跑，少则三五天，多则半月二十天，那是人过的日子吗？

林芝美说：天佑——没有来信吗？林芝美惦记的是她的宝贝儿子。郭皓轩坐在林芝美旁边的椅子上：前段时间天佑来过一封信，说他参加了抗日决死队。林芝美拦住郭皓轩的话：什么死呀活呀

的——我只要天佑健健康康的。

杜小娟端着一盘葡萄过来。那个年代能在这里吃上这种东西也是罕见。这几串葡萄，还是河北那边的铺子里捎给老东家的。

杜小娟笑嘻嘻地说：表姐——葡萄还新鲜着呢。

林芝美抬起头看一眼杜小娟，然后双手放在膝盖上，平视着前边的柿子树，既不表示要，也不表示不要，把杜小娟晾在那里。

郭皓轩看见了，接过杜小娟手中的葡萄：来——大伙快来吃啊。

前几天石老爹就给石俊袅捎过话来，说八月十六是你妹妹石俊袅出嫁的日子。石俊袅答应石老爹，妹妹出嫁那天她一定会赶回磨石村的。明天就是八月十六了，早上的时候俊袅就和林芝美说过，林芝美还说，要不是腿残疾了，我和你一起回去了。林芝美答应俊袅，不用急，我让郭皓轩派人送你回去。

石俊袅惦记着回家的事，就低下头轻轻喊一声：夫人！

林芝美转过脸看看石俊袅，想起俊袅回家的事来：哎哟——你看看我，差点把俊袅的事给忘了。

林芝美就把石俊袅要回磨石村聘妹妹石俊袅的事告诉了郭皓轩。

林芝美离不开石俊袅，郭皓轩看着石俊袅，迟疑着说：哦——是哪位有福气的小伙子，娶上我们俊袅的妹妹了？是石泉村的张二狗？好好，这样吧俊袅，现在天已经不早啦，兵荒马乱的，明儿一早呢就让管家送你回去。

几个人正说着话，大门外突然传来激烈的敲门声，声音是那样急促和响亮。

郭皓轩、林芝美、杜小娟等都抬起头看着大门那边。郭皓轩向院子里的人摆一摆手，有人小跑着开门去了。不一会儿几个黑影匆匆进了大门。月光下郭皓轩看清楚了，那群人用门板抬着一个人进了院子。

有人朝门板上的人喊着：少爷！少爷！

郭皓轩听见喊声立刻跳起来，扒拉开人群喊道：天佑——我的老天爷啊——你这是怎么啦？

门板上的郭天佑浑身是血躺在那里。

人群中有人低低说：半路上遇到了小鬼子……

林芝美也被石俊袅推过来，林芝美大声喊着：天佑——天佑——

林芝美看到月亮下的郭天佑，喊一声昏死过去。